博物典彙

博物典彙卷之十五

史官黄道周參玄氏輯

漕運

轉漕之始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程子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運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飛輓起于秦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丘氏曰。前此未有漕輓之名也。而飛輓起于

秦

漢漕運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丘氏曰。秦致負海之粟猶足資以行師。至是始以漕運爲國都之給。○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又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武帝元光

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請引渭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臣廷謙曰漢初高惠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至於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斛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

東漕卒過半　丘氏曰壽昌此議遇京畿豐穰之歲亦可行之○趙克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丘氏曰克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光武北征命寇恂牽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輸驪駕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後魏水次置倉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鎭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漕法之善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

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濟京師○丘氏曰於凡轉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唐裴耀卿漕法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

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丘氏曰。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亦一良便。○二十一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

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丘氏曰。自漢至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於此數者。

唐劉晏漕法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

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楊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有四路之漕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

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海惟汴最中○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備積為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裝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宋徽宗之末改轉般之制為直達

之法

元海運之法

至元十二年。旣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道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師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會通河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丘氏曰。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

淤而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　太宗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陸運。而專事

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茲矣○又曰前代所運之粟皆是夫遞惟今朝則以軍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達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流船

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索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暖贖刑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所自哉

通惠河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出

文明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閘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爲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丘氏曰。今通州陸輓至都城五十里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

附錄黄氏曰。古謂三十鍾而致一石。意未必然今考　國朝爲漕運一事。設總督漕運都御史一。理刑主事一。船廠工部主事一。監倉

戶部主事四。淮臨徐德管河工部郎中二。管洪工部主事二。徐州呂梁管閘工部主事工。管泉工部主事一。清江衛河提舉各一。欽差督運糧儲兼鎮守地方總兵官一。協同漕運參將一。各省共運糧把總官七。指揮百千百戶七百七十七。鎮撫六旗軍十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二。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運糧四百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

按隆慶末。河水橫決。將漕所敗者幾二千。而

漂没者又八百艘。於是科官宋良佐等議主海運。朝廷從之。遂自淮出海以抵天津。行之數年。遇龍躍殺溺糧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然河運海運。各有利害。丘文莊謂國家都燕。極北之地。財賦來自東南。會通一河。譬則人身咽喉。一日不下咽。立有效亡之禍。請於無事時尋元人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則此不

來而彼自至矣是亦思患預防之一策也故支大綸議曰語漂溺則河安而海危語牽輓則海省而河費若一大作難而爪儀決閘徐淮潰河淤濟敗閘則舍海漕其奚賴焉但太倉起帆元跡可徵而乃云淮安出海以避險不虞瓜儀之梗乎閩南商賈泛大洋徑東海如馳道矣獨于漕運而難之

河道

大禹治河之法

史記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決。迺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賈讓治河三策

漢哀帝初卽位、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川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通、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此功一立。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門，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門。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一 禾麥更爲秔稻。二 轉漕舟船之便。三 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年。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

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丘氏曰西漢一代治河之策太約不過數說

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

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

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

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

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

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

焉

歐陽氏玄論治河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余氏闕論河始末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横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任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利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

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其後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利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

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同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同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本朝河道利害

汪氏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之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汶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覽嘗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消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

實京師。必濟傳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又曰。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　漕河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又曰。若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旣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

之勢。後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蓋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强而塞之。其欲止也。强而通之。惜微耿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與夫艱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非徒無益而反有以致其害。顧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爲愈也。○又日今日河流所

以泛濫。以為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橫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為巨浸。可嘆也已。夫欲舒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弃地不惜勤民。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俾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墜

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岸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漑河既分殺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道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已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秩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劉天和曰

河之水。至則衝决。退則淤墊。而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小。前此張秋之决。胡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眞名言也。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道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北岸築堤捲埽。歲費億萬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濉水諸河以淤而狹

引河之處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
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正甚而限以斗
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海易
於節制之爲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
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
一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
之耳○嘉靖年間大學士費宏言我朝河勢南
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爲三支或由濠潁等
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

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决之患亦不甚大正德末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宿城等處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逓年租稅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路前數年河道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濬隨塞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河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河面淺涸則運道必至沮塞京

歸數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運數百萬之粟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也爲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漕道不至泛濫徐沛之民亦得免於漂沒○御史戴金言黄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扁崗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集口至滄洲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黄河變遷渦河自河二道上源年

久淤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併賈
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逐一開濬。使之疏通
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
○御史劉欒言曹縣梁靖口。至武家口。一十三
里。黃河淤塞。必須開濬。武家口至鴛鴦口一百
一十七里。即小黃河。原通徐州故道。水尚不通
須急疏濬。此係河南歸德地方。俱與徐州相連
乞行議處。戶部覆言宜委技河之臣。又相黃河
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總

理河道侍郎章極言黃河濟漕因爲國家之利汎濫無常則爲地方之患今濟漕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園寢爲患臣測惟考之寧陵縣坌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易殺而園寢亦無所患乃爲

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極議。 工部右侍郎潘希曾上治河疏。其畧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分支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來。徐呂二洪。過閘河漲水。淤瀰無畔。衝決堤塞。淤大為

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漲沙雖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道皮寨開濟未道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敕都御史潘塤亟爲疏濬上嘉其議從之○謹按天下河道之關於漕運者有大通河在京城東自前元導昌平白浮甕山諸泉至通州高麗莊長一百六十餘里每十里置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間嘗設官大守視成化以來時命官疏浚以通糧運有衛河元名御河出河南衛輝縣

至臨青州。下直沽入海長二十餘里。今為運河
毋旱乾水溢。輒發州縣丁夫修治有沁河。出山
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山
與河汴合流。至徐州。以濟徐呂二洪。景泰五年。
於黑洋山北黄河缺口閘河。以接舊道。其水利
深淺尺寸。管洪官毋季奏報其汶河。出山東泰
安州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流入海。元於
寧陽縣堽城之左。築壩遏之。南流至今濟州合
沂泗二水以達于淮。永樂九年。修舊壩役於東

平州戴村梁新壩而汶盡入漕河至今分水龍王廟前。四分南流。六分北流。其南有洸河一道。亦入漕河。有南旺河。在山東濟寧州周圍一百五十餘里。中爲二長堤。西陂設斗門。以蓄水。號曰水櫃。隨時啟閉。以濟運河遇有淤塞。管河官隨時挑浚。有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出金溝口以達運河。有徐州洪。此爲運河要害。亂石峭厲。凡百餘板。成化間。命官鑿石。又

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有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有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永樂間命官於湖內築長隄以便運舟有寶應諸湖自寶應縣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皆運河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有石隄每歲壞輙修築高郵湖舊有隄長三十餘里舟行湖

中。被風觸隄。往往破壞。弘治初命官於湖之東別開河一道。以避其險。名曰康濟河。南北各築遣閘。以時啓閉。又用磚石修築東岸。

屯田

屯耕之始

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漢置田卒

武帝時自燉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趙充國屯田之策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此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丘氏曰。充國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愚以爲必先無擾田之害

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力。若夫邊外之地。遠而勢孤。必如克國所謂乘塞列邊。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壍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縢木以爲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曹操屯田許下

漢末天下亂離。民弃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弃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屯田渭濱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

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秋毫

鄧艾屯田之策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耕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

晉羊祜杜預屯田

晉羊祜鎭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饟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唐屯田之政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鎭諸軍每屯

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牛價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宋屯田之政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恕密奏。戍卒皆惰遊。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是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

鄭覇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値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耻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元虞集屯田之議

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場

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令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者授以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本朝屯政

洪武初。命諸將分屯於龍江等處。後設各衛所創制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

分開亦有多寡不等者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凡屯糧折徵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五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永樂間更定屯田則例凡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歲用十二石正糧為法比較將剩餘併不敷子粒數目通行計筭定為賞罰如有稻穀粟薥秫大麥蕎麥等項麤種俱依數折筭細糧如有餘剩

不分多寡。聽各該旗軍自收。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取用。又詔屯田餘糧。免其一半。止納六石。正統間。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六石。弘治間。議准京衛新增地畝。每糧一石折銀二錢。嘉靖間。題准南京各衛新增田。每畝量加五厘。熟田內。每畝科五升三合五勺。以備欠額。又詔官舍軍餘。占種年久故軍之田。仍與領種。代納糧草。如軍見存無田者。所令退還本軍為業。其領種故軍之田。一人止許一分。一

戶止許二分其餘俱令退出是具眾雖分而實未嘗分祖宗以來立法至善也其後日久弊生軍屯舊額不爲勳臣貴戚之家占作莊田則爲鎮守統制之官侵爲己業軍士無田可屯矣隆慶初命大臣分督屯田一往江北兼山東河南一往江南兼浙湖雲貴一往河東兼四川諸邊竟以無功而罷萬曆初又嚴屯糧完納條款而侵漁乾沒者卒如故

博物典彙卷之十六

史官黄道周參玄氏纂

兵制

成周兵制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
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
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
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黄氏曰。成
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

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月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而爲伍兩卒旅。六卿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卿之民皆敵愾伏節之士。有事則舉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兵而子繼。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饒。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重。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禦四夷。豈非制兵之得其道歟。○馬氏

曰。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
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謂裝之
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
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

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頤而集也謂幾
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
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幾共出一人也
毋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
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
五人是十六次調幾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
人皆習於兵革調幾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
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齊作丘甲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黃氏曰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爲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爲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春秋

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齊作內政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

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兵制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

管衛軍衛門謂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輔○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皆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候皆兵衛也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在是調兵而衛也八校胡騎是募兵而衛也

○丘氏曰考古制王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唐兵制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

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宋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間。咸

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寛仁宗之世四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士宇日蹙矣

本朝兵制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

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撥之
成祖作燕仍立五府增至七十二衛復以龍旗
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
之法立神機營合五軍爲三大營五軍以肄營
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景泰初于少
保建議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
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年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復置選三大營精銳分爲十二
營各營把總等官統之選其老弱謂之老家營

以聽營造差撥等用。後又立東西官廳號曰聽征。嘉靖庚戌年罷團營。復三大營。改三千名爲神樞。總督則勳臣。協理則少司馬。彈壓則臺省。三營中。將領副叅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官約五百二十有奇。軍十二萬。備兵十萬。蓋分爲三十小營。合爲三大營。又合爲戎政府云。○按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

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毋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團營十二　奮武。　耀武。　練武。　顯武。　敢勇。　果勇。　效勇。　鼓勇。　立威。　伸威。　揚威　振威。

總論漢唐宋兵制

蘇軾應詔作策對其一　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

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

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
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
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
利。擇其偏兼而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
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
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
而賦斂之役。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
其不及。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
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

于郡縣者皆出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征
征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
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
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
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
歲而一遷征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
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
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
不瘦且今天下未嘗有戰爭之事武夫悍卒非

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爲者。○黃氏曰。蘇軾此策。於漢唐宋兵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兵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之府兵盡善焉。

歷代禁兵之制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作其徒役之事。○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易夜日。郎衛兵衛均爲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所掌皆宮門內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爲光祿勳。殿外

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男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良家子充之。爲天子親近之官。○武帝時置期門羽林○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爲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

宮官內與門戶。外與政事。○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時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改爲千騎。睿宗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之後有左右神策軍。○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

千牛掌侍衛。○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外廷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事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

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雖曰增損舊制其規模宏遠矣皇城一司於內廷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兩至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親軍皆以番直宿衛號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

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是卒。而府軍獨稱右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並倅一焉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天子御輦。則扶轂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詔獄所寄。人之死生係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歷代京兵之制

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易祓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師。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歟。蓋郡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

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關
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
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唐初始置軍府
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
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
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
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
軍一人。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

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隷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隷東

宮大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　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爲遣征。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各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所以翼京師。兵力不可偏重。輔各以二萬人爲額。○黃氏曰。自古建都

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二行部以總之其後偏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

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

歷代外兵之制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

之家。二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秦始皇既倂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唐志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內道

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東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劍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

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本朝兵制。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焉。蓋有得於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歷代民兵之制

唐澤潞留後李抱眞籍戸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

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府庫盈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宋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陳傅良曰此所謂義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寖有點差之令韓琦為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

之背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
後也。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
丁者取其一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
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
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
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曰國家養
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
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辭天下
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

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黃氏曰。旣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旣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若欲行之但令州縣官三年一考選。果有膂力技能之民收名入籍。免其雜泛徭役。優免田例。比生員則三之一。名曰義勇。平日聽自練習於教場。官廩教師以訓之。歲終復試。定黜陟。示賞罰。而教師之能否。亦於此見。大縣教師六人。義勇民兵三百人。小縣教師四人。義勇民兵二百人。庶乎官

省費民不擾。而為兩便也。

兵道

楚子論武有七德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饑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老子論兵道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曰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又曰善爲上者不武善

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荀子論兵弱有五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帥不能則兵弱。

司馬遷史記論兵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

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利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敵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則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

務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
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
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
戰克勝諸侯懾伏勢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
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
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
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魏相論兵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兵書

司馬法

此書乃齊威王時。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之說於其中。然今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意者今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五篇者。乃穰苴所說。而所謂古者司馬之法。則亾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說耳。太史公謂其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不能竟其義意。其謂全書也。○其要語曰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物旣章目乃明慮旣定心乃强○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舍甲兵行謹行列戰謹進止○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鬭

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

三畧

三畧。後漢書註。謂此卽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也。今雖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時引其言以爲詔。卽以黃石公記爲言。其非魏晉以後人假托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而不用陰謀秘計。上畧所引古語皆曰軍讖。中畧皆曰軍勢。下畧獨無所引。蓋上中二畧。惟演古人之語意而下畧則已自爲言也歟。○其要語曰。與

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強其國必亡○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良將之統軍也恕

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

之國務先養民

六韜

按六韜書設爲武王與太公問答其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決非太公語也晁說之謂其爲兵家權謀之書蔡殖謂爲後世依託得之矣○其要語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决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得賢將者兵强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亾○

孫子

按武經之書以孫子爲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爲最精諸家皆莫及也考西漢藝文志乃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煩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

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且其文辭完全
而貫穿非筆削者也其爲孫武全書無疑杜牧
註其書大畧謂其用仁義使機權其要語曰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
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
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

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志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

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吳子

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其說蓋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於正。武之書一於詐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其要語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

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聚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尉繚子

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稱梁惠王問。及第二篇引吳起言。蓋戰國時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則威

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其要語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

李衛公問對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多謂其爲宋人阮逸假託。雖蘇軾朱熹。皆以爲然。馬氏通考。則據宋國史謂宋神宗熙寧中。明詔樞密院與王震等

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以爲非逸之作然神宗詔止云李靖兵法雜見通典不言其爲問對或又別有一書歟○其要語曰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

總論兵書

黃氏日鈔考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法李

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猶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武臣之冑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然樹嘗因是而通論之。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與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是則兵之爲書在古者亦云多矣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僅七書焉耳說者謂其類多假託之書眞僞相半然以今觀之非但眞僞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者之終勝於無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又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

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

兵柄

有虞兵刑之官合一

帝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畧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畧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

夏掌兵之官

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丘

氏曰。唐虞之始。兵政寓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

成周本兵之官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六人。府六

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
人。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
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
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
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
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
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比軍衆
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

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漢掌兵之官

兩漢以來大將軍之官內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其權任出宰相之右

唐本兵之官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

宋本兵之官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干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林駉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簽書有同簽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本朝掌兵之官

我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

兵權散乎。而無自專之患。凡宋元以來。權寄之任。一歸於兵部焉。所謂上下相維。文武相制。處置之善。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博物典彙卷之十八終